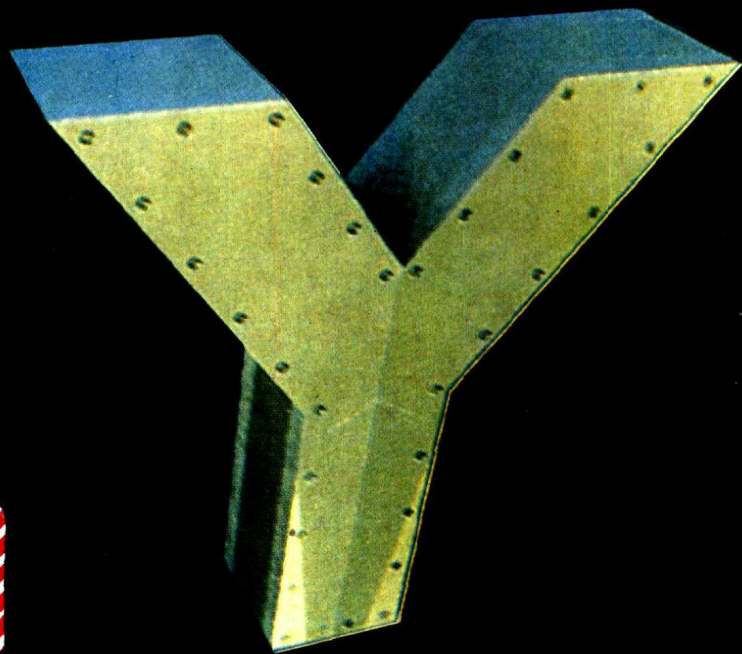


20 世纪末世界文学作品精选短篇小说卷 2

# 有限歲月

● 吕同六/编选



20 世纪末世界文学作品精选短篇小说卷 2

# 有限歲月

● 吕同六/编选

# 启 事

我国已加入《伯尔尼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我们特作如下说明：

一、凡入选本套书的作品，我们将按照有关规定，向作者和译者支付稿酬；

二、本套书入选作品，涉及上百名各国作者和众多译者，因种种原因我们未能取得联系的作家、译者，恳请即同我们联系，一旦获得沟通，即支付稿酬。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世纪末外国文学作品精选》编者

1994年11月

有限岁月 YOUXIANSHUIYUE

吕同六 选编

责任编辑：崔卓力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230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2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218 000字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0 000册 定价：13.20元

## 前 言

20 世纪的列车已驶近终点站。

回眸 20 世纪文学，不难发现，它的繁富多姿和曲折蜕变，在人类文学发展的漫长进程中，是既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是独一无二的。

20 世纪，文艺思潮迭起，涌现出一个又一个“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文学流派纷呈，诸家争鸣，各领风骚几十年或十几年；艺术革新层出不穷，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花样时时翻新。

20 世纪，文学世界化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随着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高速发展，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性现象。国家、民族和地域的自然隔断被打破了，各国文学合乎情理地相互渗透，交融。

而在单一国家文学的范畴内，某种思潮或某个流派一统的局面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格局。各种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的文学并存，它们各行其道，各得其所，它们之间也发生着互相吸纳、交融。

当我们把扫描的目光再投向 20 世纪末，世界文学的上述独特景观，显得愈发鲜明，愈发突出了。

20 世纪末的文学，记载着世纪之交人类特殊而又复杂的生存情状，叙述着人类面临的种种新的社会现实矛盾、冲突，因而它必然烙着鲜活的时代运动的印记。

20 世纪末的文学，表现着各个民族内在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基因，是民族的精神与灵魂的体现，因而它自然是斑斓的民族

风尚画卷，是形象的人文志。

20 世纪末的文学，体现着一代艺术家的命运遭际、思想素质、人格修养、审美特质和艺术风貌，因而它理所当然地刻画着一代人上下求索的人生足迹，映照出一代人敏锐微妙的心灵态势。

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一方面孜孜努力发展自己丰富多姿的文学，另一方面又以进取的姿态，鼎力推进各国文学之间的交流，取长补短，共享人类优秀文化的成果。这是历史的选择，文明的选择。

基于此，我们编选了《20 世纪末世界短篇小说选》、《20 世纪末世界中篇小说选》、《20 世纪末世界散文选》三种图书，奉献给面对汹涌澎湃的经商大潮，却仍然衷心痴情于缪斯女神的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

正如人们大抵上把每个世纪起初的一、二十年的时光称为世纪初一样，我们也权且把本世纪末尾的一、二十年时光称之为世纪末。

舆论认同的名家名作，艺术价值较高而可读性又较强的佳作，崭露头角的文坛新人之力作，少量评论界发生争议的作品，这些便大致是入选这三种图书的标尺。一些探索性异常强烈的作品，虽在文学批评史上赫然有名，但难以引发读者兴味，便不无遗憾地割爱了。

书籍编选过程中，承蒙谭立德、于晓丹、张晓强、朱景冬诸君给予宝贵的协助和支持，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谢意。

吕同六

1994. 11. 14. 漫天飞雪日

北京 霞光里

## 目 次

- 恋 歌 ..... [美国] 契 佛(1)  
王 蒙译
- 破镜子 ..... [委内瑞拉] 彼特里(20)  
李 彬译
- 穷伯母的故事 ..... [日本] 村上春树(32)  
水 路译
- 效 游 ..... [法国] 萨 冈(52)  
朱延生译
- 圣尼古拉 ..... [奥地利] 富塞内格尔(67)  
蔡鸿君译
- 圣 女 .....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76)  
朱景冬译
- 宵 禁 ..... [法国] 布朗热(91)  
余中先译
- 西格弗里德情话 ..... [法国] 布拉塞(105)  
徐真华译
- 威尼斯的假面具 ..... [阿根廷] 卡萨雷斯(112)  
朱景冬译
- 旅 馆 ..... [意大利] 帕里塞(132)  
袁华清译



# 恋 歌

[美国] 契 弗

王 蒙 译

---

约翰·契弗(1912——1982)，美国小说家。著有《韦帕肖特家谱》(1957)、《子弹公园》(1969)、《带鹰的猎手》(1977)等长篇小说。他的小说以迷人的故事和叙述方式与叙述语言见长。

《恋歌》译自《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1980)。一个楚楚动人的故事，经作家王蒙先生译来，更添阅读的情趣。

杰克·洛里在纽约与琼·哈里斯相识几年之后，开始觉得她像一个寡妇。她经常穿黑衣服，她的公寓房间常常乱得出奇，就像殡仪员刚刚离去。他的这种印象可不是来自某种恶意。因为他知道琼与他是老乡——他们都来自俄亥俄州，而且差不多同时在30年代中期到达纽约。他们年龄相仿，而且从他们呆在这个城市的第一个夏天，他们常常在下班后见面和共饮马蒂尼酒，他们常常共同去布雷乌尔特和查尔斯酒吧，或者在拉斐特



吃晚饭下棋。

琼在这个城市住下来以后，曾经去上过一个服装模特学校，但是由于她不太上相，没有学成。经过六个星期的头顶一本书走路的训练，她找到了一个差事，在朗香餐馆当招待员。在夏季的最后的日子里，她站在衣帽架边，沐浴在一种粉红色的昏暗的灯光下，伴随着颤抖的令人心碎的音乐，摇摆着她那又长又密的黑发和黑裙前去迎接顾客。她这时已是一个展样的大姑娘了，她的声音美妙，不论在哪里，她的面孔，她的整个风采，总是流露着一种文雅，一种健康的愉悦。她天真无邪而又不可救药地随和，她会在凌晨三点钟被叫起来，梳妆好去陪一位朋友喝酒，像对杰克就常常这样做。秋天，在一家百货商店，她充当了一组新手的领班。杰克和琼相互会面的机会愈来愈少了，然后整整一段时期他们不再见面。杰克跟酒会上结识的一位姑娘同居了，这使他再也顾不上去思忖琼的情况。

杰克的这位姑娘有一些友人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第二年春天与夏天，他俩常常去宾州度周末。所有这些，几家合用的乡村<sup>①</sup>公寓、暧昧的关系、周末开往乡下的晚班火车，这些都正是他所想象的纽约生活，他衷心地感到快乐。一个星期天晚上，他与他的姑娘坐火车走利哈线回纽约。列车缓慢地移动在新泽西州地面上，拉着几百名“败兵”，他们都经过了一场大规模的狂热的野游，有的脸上斑斑道道，有的腿脚一跛一拐。杰克和他的姑娘，和大多数旅客一样，由于吃了过多的蔬菜瓜果而不胜负担。等火车停到了宾夕法尼亚站，他们随着大流向站台的自动电梯移动，当他们经过一扇宽大明亮的餐车的窗子的时候，杰克转头看见了琼。从打上次以来，这是他第一回看到她。那

---

<sup>①</sup> “乡村”系指纽约市的格林威治村。

是感恩节还是圣诞节，他记不清了。

琼和一个显然是醉倒了的男人在一起。那人把头靠在手臂上，趴在桌上，他的肘边是一个喝光了的玻璃酒杯。琼轻轻摇着他的肩膀并对他说着什么。她好像且喜且忧。侍应生已经把其余的桌子都收拾过了，站在琼旁边，等着她使她的保护者复活。这种尴尬的状况使杰克觉得为难，这个姑娘使他回忆起故乡的树林和草地，但他无法帮她的忙。琼不断地摇那男人的肩膀。人流推动着杰克走过一个又一个餐车的窗口，经过了气味很大的厨房，走上了自动阶梯。

此后，夏天他又看到了琼一次。那次他是在村里<sup>①</sup>的一家餐馆吃饭。他和另一位姑娘在一起，是个南方人。那一年城里来了许多南方姑娘。杰克和他的美人为找一个餐馆而转来转去，这家餐馆，倒是挺方便，但是饭菜太差，而且餐馆是用蜡烛照明的。饭吃到一半，杰克看到了琼是在餐室的另一边。吃完饭，他穿过餐室去与琼打招呼。她身边有一个高个儿男人，戴着单片眼镜。他站到一边，僵硬地鞠了个躬，并且对杰克说：“见到你我们非常高兴，”然后说是去洗手间，便告辞了。琼说：“他是一位伯爵，他是瑞典人。每个星期五下午4点15分，他都要上广播。这可真带劲！”看样子她为这位伯爵与这家糟糕透顶的餐馆而满心欢喜。

冬天来了，杰克从村里搬到了东区三十几街的一所公寓。一天早晨，他正穿过派克大街去上班，人群中他看到了一位妇女，他曾经有几次在琼的公寓里与她见过面。杰克与她打了招呼，并问起他的朋友。“你没听说吗？”她说，拉长了面孔，“也许我该告诉你，说不定你能帮着想想办法。”在麦迪逊大道，他们找了

---

<sup>①</sup> 村系指格林威治村，简称“村”显示出一种老纽约的口吻。

一家杂货店吃早点，她向他讲开了琼的故事。

那位伯爵正在搞一个好像叫作“北海湾之歌”的节目，他演唱瑞典民歌。人们怀疑他是个骗子，但这并没有阻止琼。他们在一个酒会上相识，情意绵绵，第二天夜晚就住到了一起。一周以后，他为背痛而叫苦连天，并且说他需要用吗啡。然后他整天要吗啡，没有吗啡就又打又闹。琼便去和那些江湖医生或者药剂师打交道。而当他们不再提供吗啡的时候，琼便跑到城市的阴暗的角落。朋友们担心不知道哪一天早晨，她们也许会发现琼躺在一条阴沟里。她怀孕了，她做了人工流产。伯爵离开了她，搬到了时代广场附近的一家低级旅馆附近。她担心他的无助，甚至设想没有她他会死去，她跟随他到了那边，继续与他同居并且为他买毒品。他再次弃她而去，琼等了他一星期，然后，她回到了自己与自己的牧人们居住的村里。

这个故事刺激了杰克，他想象着那位来自俄亥俄老家的无辜的姑娘，与一位野蛮的吸毒者搅到一起，干非法的事。早晨到办公室以后，他给她打电话，定了个时间，约她吃晚饭。他们在查尔斯餐馆会面。在酒吧里见到她的时候，她显得健康和平静，一如既往。她的声音甜美，使他回想起榆树、草地、挂在廊沿上的夏风中叮当作响的玻璃风铃。她与他谈起了伯爵。谈到他的时候她是宽容的，没有痛苦的表现，她的声调和她的性情，似乎无法表达爱情和幸福以外的任何东西。走向饭桌的时候，她的步子轻盈而且优雅。她吃得很多，谈起她的差事，显得很热情。他们一起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在她的住宅前互道再见。

这年冬天，杰克碰到了一个女孩子并且决定与之结婚。他们在一月份宣布订婚，计划七月结婚。春天，在他的办公室，他收到了琼的一份请柬，邀请他去参加她的鸡尾酒会。星期六到

了，他的未婚妻去麻省看望自己的父母，而他无事可做，便搭公共汽车去了。琼还住在原来的公寓里。这是幢没有电梯的房子。先要在门厅的邮箱上方按铃，然后会听到锁的刺耳的咯吱声，门才会打开。琼住在三楼，她的邮箱上插着她的一张名片，她的名字上方写着“休·巴斯康姆”。

沿铺着地毯的楼梯爬了两层，当杰克到达琼的房前的时候，琼穿着黑衣服、站在打开的房门前迎接他。互致问候以后，她领他进了屋，“我希望你认识一下休，杰克，”她说。

休是个大个子，红脸膛，蓝灰色的眼珠。他的举止是讨人喜欢的，他的目光因饮酒而兴奋。杰克与他交谈了一会儿，然后走向立在壁炉前的一个熟人，与他搭话。他开始注意到琼的房间难以形容的凌乱。书放在书架上，家具也都很好，但是一切物品好像不知怎么搞错了地方，好像各种东西的放置都没有经过考虑，都是随便一扔。他开始感觉到这儿好像刚刚办完了丧事。

杰克在房间内走来走去，他发现十来个客人他是曾经在其他酒会上结识过的。一个戴着色彩鲜艳的帽子的女经理。一个能够模仿罗斯福的男人。一对举止似乎经过严格的排练的夫妇。一位报界人士不停地扭收音机，收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消息。杰克边喝马蒂尼酒边与戴鲜艳帽子的女人交谈。他看着窗外的后院与树木，听着远方的、哈德森湾那边的雷声。

休·巴斯康姆喝得酩酊大醉。他开始把酒倒洒出来，好像饮酒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开心的杀戮，而他正欣赏着流血与混战。他把威士忌从酒瓶中倒出来。他把酒倒到自己的衬衫上，然后又撞洒了别人的饮料。酒会并不安静，但休的嘶哑的声音还是压倒其他人。休攻击一位摄影师，他坐在一角正向一位长相平常的妇女解释相机使用的技术。“您来这个酒会是为了什么

呢？”休喊道，“如果你只是想坐在这儿盯着自己的鞋，你为什么呆在家里呢？”

摄影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并没有盯着鞋子。琼轻轻走过来，对休说：“这会儿请别吵架，亲爱的，今天下午吵可不行！”

“闭嘴，”休说，“别管我！多管闲事！”他失去了平衡，为了挣扎着站住，他弄倒了一盏地灯。

“哦，你的可爱的地灯，琼！”一个女人叹气说。

“什么！”休吼叫道，“灯！玻璃！香烟盒！还有盘子！它们会杀了我的！”他把两臂伸向空中，胡乱挥动着，捶自己的头，“他们会杀了我！看在基督的份上，让我们都到山上去，打猎，捕鱼，像人一样地活！看在基督的份上！”

人们开始四散，就像室内突然下起了雨。事实上，外面也真的下开了雨了。一个人叫杰克搭他的车回去，杰克赶快上了车。琼站在门口与狼狈地离去的朋友们道别，她的声音和表情依然显得温文尔雅，不像那些其他信仰基督教的女性，碰到晦气的事，忿忿有词，干脆只能添人心烦。她的样子好像根本忘记了那个吵闹的醉汉。那个人正在踱来踱去，拿起酒杯在地毯上摩，并且抓住一个酒会的幸存者，向他大吹大擂地讲自己离家出走、三星期不吃食物的经历。

七月，杰克在都克斯伯利的一个果园里举行了婚礼，然后他与妻子到西恰普去度过了几个星期。当他们回城，发现家里堆满了琼送来的礼品，其中包括一打饭后喝咖啡用的杯子。妻子给琼寄去了她索要的收条，如此而已。

这年夏天的早些时候，琼往杰克的办公处所打了一个电话，问他干吗不带妻子去看望她，并且约他下个星期的某个晚上来。杰克为自己没有与琼联系而内疚，便接受了她的邀请。这使得他的妻子有些恼火。那是个贪心的女孩子，她喜欢的社交活动

是有利可图的。她不怎么情愿地跟随杰克去琼的公寓去了。

写在琼的信箱上的名字，在琼之上加了弗朗茨·但泽尔字样。杰克与妻子爬上了楼梯，看到琼站在敞开的门口迎接他们。他们进了她的家，发现自己是处在一群客人中间，而这些客人当中，杰克觉得至少没有任何人是他所能够忍受的。

弗朗茨·但泽尔是一位德裔中年男子，他的面孔可能是因痛苦要不就是疾病而抽搐。他以那种周到而精明的礼貌接待杰克和他的妻子，其用意似乎在于使客人意识到自己是来得太早了，要不就是过晚。他坚决要求杰克坐到刚刚他自己坐的椅子上，而他转而坐到暖器上。有另外五个德国人坐在房间四周，喝着咖啡。房子的一角有一对美国夫妇，他们看来很不自在。琼给杰克和他的妻子端去了小杯奶油咖啡。“这些杯子原来是弗朗茨妈妈的，”她说，“它们多可爱呀！当他逃离纳粹的时候，他从德国带来的东西仅此而已。”

弗朗茨转身对杰克说：“也许你愿意发表一下你对美国教育制度的意见吧？当你到来的时候，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没等杰克张口，一位德国客人开始攻击美国的教育制度。另一位德国人也参加了进来，从这个问题谈到了他们印象中的美国生活的各个粗俗的方面，并且概括地辨析德国文明与美国文明的差别。他们热烈地互相质问，在美国，你们谁能找到一样东西能赶得上密特罗巴的餐车？黑森州？慕尼黑的绘画？巴伐利亚的音乐？弗朗茨和他的朋友们开始讲起德语来了，无论杰克和他的妻子还是琼都不懂德语，而那另一对美国夫妇被引见之后就没张过口。琼高高兴兴地绕着房间转，给每位客人添咖啡，似乎这种外国语构成的音乐已经足以使她欢度一个晚上。

杰克喝了五杯咖啡，他非常不愉快。当德国人为一个德国笑话而大笑的时候，琼到厨房去了。杰克本来希望她能拿点酒

来，结果她回来的时候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冰激凌与桑葚。

“难道这不是令人愉快的吗？”弗朗茨问，他重新讲起英语来了。

琼收拢着咖啡杯子，当她准备拿着这些杯子回厨房的时候，弗朗茨叫住了她。

“是不是有一个杯子有了缺口？”

“没有，亲爱的，”琼说，“我从来不让仆人碰它们，都是由我亲自洗的。”

“这是什么？”弗朗茨指着一个杯口问。

“那个杯子本来就有缺口，亲爱的，你看，在你打开色装的时候，它已经有缺口了。当时你就注意到了。”

“它们到达这个国家的时候，都是完好无损的！”他说。

琼走进厨房，他跟在后面。

杰克试图与德国客人交谈。从厨房传来殴打声，紧接着是一声哭叫。弗朗茨回到客厅，他贪婪地吃起桑葚来。琼端着冰激凌盘子走回来了。她的声音是文雅的。她的眼泪，如果她哭过的话，已经干了，干得快得像小孩子的泪水。杰克和妻子吃完冰激凌便溜掉了。这个乏味与恼人的夜晚使杰克的妻子耿耿于怀，杰克觉得，他再也不会去与琼见面了。

杰克的妻子在初秋季节怀了孕，她获得了所有将要做母亲的人的特权。她睡长长的午觉，半夜起来吃罐头桃子，诉说自己的腰。她有选择地只和那些期盼孩子的夫妇来往，她和杰克招待客人的酒会也都是适度的。五月，一个儿子出生了，杰克非常自豪和高兴。她生产之后，与杰克出席的第一次聚会是一个姑娘的结婚仪式，杰克早在俄亥俄就认识她一家人。

结婚仪式是在詹姆士教堂举行的，之后，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在河边俱乐部举行。有一个管弦乐队，打扮成匈牙利人，这

里还有大批香粽和苏格兰威士忌。待到下午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杰克走到光线黯淡的回廊，听到了琼的声音：“请不要这样，亲爱的，”她说，“你把我的胳膊弄痛了，请别这样，亲爱的。”她靠着墙，被一个男人扭着胳膊。在他们看到杰克的时候，扭推停止了。他们三个人都很尴尬。琼的脸上有泪痕，她努力透过眼泪向杰克微笑了一下。他说了“你好”，没停步继续走。等他回到这里，琼和那个男子不见了。

当杰克的儿子快到两岁的时候，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坐飞机去了内华达，意欲与他离婚。杰克把公寓房子和所有家什都给了她，在格兰德<sup>①</sup>中心附近的一个旅馆找了一间房间。离婚的事按照常规得到了判决，这件事登载在了报纸上。几天之后，杰克接到了琼的电话。

“我真为你感到难过，杰克，听说你们离婚了，”她说，“她好像是个挺好的姑娘。不过，我不是为这事才给你打电话的。我需要你的帮忙。不知道今天晚上六点左右你能不能到我这儿来？有些事我不想通过电话里对你讲。”

他从命当晚来到了村里，爬上楼梯。她的房间乱糟糟的，照片与窗帘都摘下来了，书籍收到了箱子里。“你要搬家吗，琼？”他问。

“这就是我要找你的原因，杰克。首先，我请你喝点东西，”她倒了两杯威士忌鸡尾酒，“我被赶走了，杰克，”她说，“我被驱赶，因为我是个没有道德的女人。住在楼下的那一对夫妇，我一直以为他们是挺文雅的人呢，他们告诉房产经纪人我是一个醉鬼，一个娼妓，还有其他各种坏事都有我的份。这不是太出

---

<sup>①</sup> 指纽约的火车总站。



格了吗？房产经纪人一直是对我很好的，我不相信他会相信他们，谁料到他废除了我的租约！他还威胁我，如果我不答应，他就把事情搞到我的商店里去，我可不愿意丢饭碗！这位正经的房产经纪人甚至拒绝与我谈话！当我去到他的办公室，接待人员也斜着眼睛看着我，倒像我是个坏女人！当然，有时候有许多男人到我这儿来，吵吵嚷嚷，可是我总不能天天十点就睡觉啊，对不？而这个经纪人又把这一切明明白白地告诉了这一带的所有其他房产经纪人，说我是一个不道德的酗酒女人，没有人肯租给我一套房子。我去和一个看来非常高贵的老绅士商谈，他却向我提出非礼的要求。不是太出格了吗？下礼拜三我就得离开这儿了，我干脆得搬到大街上去！”

在琼描述这位经纪人瘟神和邻居们的时候，她看来和往常一样地镇静而且无邪。杰克十分注意地听着，没有发现在她的叙述中有什么愤怒、痛苦乃至紧张。这使他回想起一支恋歌，一首忧郁而且撩人的小曲，那是由玛丽安·哈里斯为他们的长兄长姐而不是为他们<sup>①</sup>而演唱的。琼似乎正在吟唱自己的冤屈。

“他们把我整惨了，”她平静地继续诉说，“如果在晚十点以后没有关收音机，第二天早晨他们就会打电话给经纪人，说是我又搞了一次狂欢。有一个晚上菲力普来到这里，你可能没有见过菲力普，他在皇家空军做事，现在已经回英国去了。那天菲力普还有些旁人在这里，他们去叫了警察！警察赶来闯入我的房间，与我谈话好像我是个不懂规矩的家伙，接着他们就巡视我的卧室。如果他们认为有个男人呆在这里超过了午夜，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各种各样的脏话。当然，我可以把家具寄存起来然后去旅馆。也许某个旅馆可能接受一个有着我这样的

---

<sup>①</sup> 指这是一首属于更年长的人（过往的时代）的歌。